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遷去第兵部都察院御史總湖湖南專盛之益移魏樹樹等輕都尉學流樂

宋紀三十六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柔兆攝提格三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諱顥初名受誼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爲己

子養之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

天聖元年

遼太平三年

春正月丙寅朔詔改元帝讀詔號泣

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 遼主如

納水以耶律藏引爲平章事 庚午遼初使來賀長寧

節 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
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
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
熾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
羨溢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眾佛老塞
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
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
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
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墮
鐵判官款人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

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
江淮閒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
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
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卮不盈
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
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
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詔中書樞
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先是茶制惟川峽廣南聽民
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犯者有刑在淮南則斬黃盧
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置使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

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山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鼎澧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劔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

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
軍曰蘄州之蘄口爲六權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
其以給日用者謂之會茶出境則給券商買之欲賈易
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
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
直子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
利甚博而商賈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塞外其利又特厚
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歲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
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旣多餽餉不足
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

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
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
人競趨焉及南北和好罷兵遺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
引虛錢未改則其法既弊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
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
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
買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
或收畜賈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
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

得失以爲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引盡歸商買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丁亥詔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糜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

估而官收其息如壽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
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
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
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
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
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
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
寶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從之 庚子
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初祥符
天書既降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眞宗誕節

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爲齋醮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帝卽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糜費甚眾至是或以爲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卽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親送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爲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爲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爲千二百餘悉可 遼以丁振爲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蘭陵郡王 遼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之敗於高麗也遼主使人責之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敗績何面目來見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及歸止坐免官至

是念其南伐之功復以爲西南面都招討進封幽王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

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役送八作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辛卯始行淮南十

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

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

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

所貸人畏憚之目爲薛出油其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

臣知擊姦安避此帝益加重焉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

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
寮辭見請竝許上殿奏事從之初但令兩府大臣附奏
太常丞祥符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
奏非所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爲言卒得請帝初卽位度
上書論六事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也太常禮院典禮
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
始罷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
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請復置諫官御
史三五員蓋朱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

責而御史或領它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溪在山谷間人苦瘴毒推官建安徐的請徙州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畱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塵肆民皆假之 五月甲子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是月遼主清署緬山未幾賜緬山名曰永安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帝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

田直可拘以常制耶特給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鏡

秋七月戊寅遼以南府宰相耶律哈嚙

舊作合葛今改

爲上京

畱守封漆水郡王 壬午罰天下逋欠以卽位赦恩也

自是因赦除欠負遂爲例 丙戌遼以皇后生辰爲順

天節初后見愛於睿智太后太后歿後遼主恩禮有加

爲置官闈司補官屬得出教令元妃妬之彌甚先是遼

主南伐掠漢州小兒趙安仁俘爲奄漸爲內侍省押班

元妃密令伺后短長后宮中動靜元妃無弗知者久之

無所得后善琵琶乃誣后與琵琶工燕文頗李文福私

遊主不之信又爲國書投遼主帳中遼主得之曰此必

元妃所作也命焚之安仁見讖聞不行而后權方盛懼
禍謀亾歸宋事泄后欲誅之元妃營救於遼主曰安仁
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及神魂隕越今爲思親而
亾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遼主赦之致異東都事略以元妃誣言爲實事蓋傳聞之誤今從契丹國志附書之又李文福事略作有福今亦從國志八月乙巳以太

常博士建安曹修古爲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竝爲左
正言延魯常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延
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已而莫不歎服遷
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延

魯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延魯後夏
名道輔 甲寅有芝生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遄奉表
稱賀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開封鞠詠言陛下新
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
爲天瑞艸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
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昏姻
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
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
之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

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
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帝爲飛白書
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
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己未欽若至
國門庚申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
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初拯五上表乞罷相於是遣使撫問還奏其家
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
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爲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
不延坐林特常詣拯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

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
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遷敘圖
以獻冀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時矣同列往
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
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
道安敢不服 閏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 馮拯病不
能赴河南己亥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 癸卯始命
寇準爲衡州司馬準已卒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
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
挂紙錢焚之逾月枯竹盡出筍眾因爲立廟號竹林寇

公祠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封邱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竝海支渠堙廢水侵民田卽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隄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先是賀通判漢州蜀吏喜玩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稱爲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人竝引對於便殿

或異

同判卽通判避太后父諱改名張吳雲谷雜紀載莊獻
上仙後臣寮上言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奏章
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今山國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
諱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
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
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
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是其證
也宋史列傳中往往追改同判爲通判者今皆正之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監察御

史鞠詠嫉王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
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
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常博士同判
信州 遼主自秋獵於赤山是月駐遼河十一月辛卯
朔遼以皇姪宗範爲歸德軍節度使北府宰相蕭孝穆

爲南京畱守封燕王南京畱守耶律制心封南院大王
兵馬都總管仇正爲燕京轉運使 戊戌詔禁江南諸
路師巫邪術先是知洪州夏竦索部中師巫得一千九
百餘戶勒令歸農毀其淫祠因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故
降是詔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僞賈
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
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
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
廢交子不復用則賈易非僞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

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爲額戒臨汝人若谷南劍人也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埽灑墳墓帝許之 十二月壬戌遼以皇姪宗範爲平章事封三韓郡王 江州陳蘊聚居二百年會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帝曰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爲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丁卯遼以蕭永爲太子太師 辛未詔吏部流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己卯遼皇子重元爲秦國王重元元妃之少子也

二年

遼太平四年

春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

知貢舉 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眞宗署曰奉眞

庚辰命王欽若爲禮儀使 遼主如鴨子河二月己未

朔攷異遼史本紀失書獵達魯河改鴨子河爲混同江

朔朔今依朔改補入

達魯河爲長春河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

能對策者毋輒黜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

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特下詔寬之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磁州張君平言南京陳許

徐宿亳曹單蔡頴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

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 丁酉奉

安眞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眞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

擇儒臣侍上講讀漢有開三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單父
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
圖閣 癸卯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降詔
褒諭 乙巳御崇政殿賜進士安陸宋郊長洲葉清臣
吳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
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
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攷異
宋史
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四百八十五人今從長編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
得名禮部奏祁第三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第一
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劉筠得清臣所

對策奇之故擢第二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壬子賜
鄉貢進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
榜瓌洎之孫宰臣王欽若之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
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已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
紬絹民或不欲者彊之則爲擾辛酉詔三司諭州縣毋
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初帝乳母許氏爲官人所護
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潁縣君以繼
宗爲右班殿直尋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 五月
丁亥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宰相奉表稱賀 乙未
錄繫囚 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

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眾請秋宴但當用樂之半其諸游幸則心所未忍也 遼南院大王耶律制心卒

制心守上京多惠政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制心一飲而盡笑而不詰或勸以奉佛制心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贈政事令追封陳王 壬申罷天

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甲戌遼以蕭迪

里舊作敵烈今改爲南院大王 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事

於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旣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爲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

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
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
書責計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諸等條上利害甚悉且
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
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
願力行之無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
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鉅絹有差 初禁寺觀毋得市田
及眞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德院白銀三
千兩令市田言爲先帝植福後仍不得爲例由是寺觀
稍益市田矣

攷異見聞錄云章獻太后成都人少隨父
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

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而直游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乃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及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爲蚊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蓋其下門乃成蚊畏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稍蓋市田據倉

志

癸丑奉安眞宗御容於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

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帝未始囑目終宴猶有戚容時詔下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亦言陛下卽位尚未能顯嚴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紘冒齡從子也

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遼以駙馬蕭都哩舊作匹敵今改爲殿前都點檢 已

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繼照堂宴從臣 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庚子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爲皇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舊之門庶免它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辛巳詔自今詔

善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青州燕肅言舊制集書吏
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鑄版宣布或
曰版本一誤則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

著於令

攷異

李燾曰王子融云寇萊公嘗議摹印赦書

以頒四方眾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赦書字
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子
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從正史實錄稍增
之

丙辰奉安眞宗御容於洪福院

是月遼主駐遼

河 十一月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申饗太

廟丁酉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

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

聖皇太后賜百官諸軍加等 乙巳立皇后郭氏時張

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

疏 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竝加

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

遂著爲式

及異宋敬求春明退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

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夷簡

薦革而敬求初不之及蓋咸平釐革之後未幾宰執仍

有以大禮進官者至是始

因夷簡之請而著爲式耳 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

亮言天下僧以數千萬計閒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

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仍令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

及文身者係籍詔可 是冬遼大閱聲言獵幽州二府

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遼人

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試朝廷耳豈可自

生覺邪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

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果無事（攷具長編云雄州僕兵報有兵入鈔邊界

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然遼史不載此事疑宋人自相恐喝耳涼水紀聞謂契丹借塞內牧馬王

欽若請與之尤爲謬舛遼主嘗微服出獵有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

者游京師寓行宮側惟褻衣匹馬而已遼主見而問之

罕班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覓官耳遼主與語知

其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遼主召罕班

馳驛審錄舉朝皆驚罕班量情處理人無冤者遼主嘉

之又令籍羣牧馬闕其二同事者攷尋不已罕班略不

加詰卽先馳奏遼主益信任焉

攷異遼史聖宗紀不載
早班與宗紀始書以早

班爲北院大王至其本傳所載聖宗
信任諸事不具年月今附見於此

是歲遼放進士

李炯等四十七人

三年

遼太平
五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子遼遣

宣徽南院使蕭從順等來賀長寧節見於崇政殿皇太后垂簾置酒殿中以宴之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太后而北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曰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

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常奉使惟
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默然既而從順稱疾留館不以時
發帝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於道樞密使曹利用
請一切罷之乃引去 二月戊午遼禁其境內服用明
金及金線綺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 乙丑權御史中
丞薛奎罷爲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
既而秦州闕守帝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卽改奎知
秦州秦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儉約教民水耕謹
商算歲中粟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覈民隱
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 是月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爲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

壬辰遼以左丞相張儉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殿前都點檢蕭都哩爲契丹行宮都部署是月遼主如長春河魚兒深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無一陂

夏四月壬子朔詔卹刑獄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煜知河南府煜世家河南衣冠舊族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煜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煜無以對因僞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庚寅錄繫囚 癸巳幸御

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遼主清暑永
安山以蕭從順爲太子太師吳叔達翰林學士道士馮
若谷加太子中允命張儉移鎮大同 六月癸酉環原
州屬羌叛寇過環慶都監趙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撫
陝西 秋七月戊子詔諸路轉運使察舉知州同判不
任事者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急
於進取喜任數術世目爲姦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
錄不報旣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中人張懷德
爲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遼主
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

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今得三司移文乃責
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帝曰漢貢士皆郡國
續會今獨不能行之遠方邪其令悉蠲之 戊午夔州
路提點刑獄盛京言忠州鹽井歲增課奉節巫山縣營
田戶逃絕里胥代納戶稅萬州戶納穀稅錢皆爲民害
詔悉除之京度之從兄也 初李諮等旣條上茶法利
害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
制誥夏竦等再加詳定 九月庚辰朔始遣使賀遼后
正旦 遼主駐南京己亥遼始遣使來賀宋太后正旦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 辛酉以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晏殊爲樞密副使 庚午以宰臣王欽若爲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釋學者兼領之宋初翻譯經論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爲使議者非之 十一月己卯朔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廢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闔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闔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繇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彊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 庚

子遼主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

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

欒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

欒異徐氏後編以內果園試士爲九月事

今從遼史本紀作十一月

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

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奉皇太后臨奠出

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

信二十餘人建隆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此比欽若狀貌

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

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性傾巧敢爲矯誕太后以先

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滋不悅同列稍

侵之釵若悒悒以歿後有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遼

北院樞密使蕭哈綽

舊作合卓今改

有疾遼主欲臨視之哈綽

謝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

遼主乃止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哈綽握其手曰吾死

君必爲樞密使慎勿舉勝已者朴聞而鄙之乙丑卒十

二月戊辰遼以蕭朴爲北院樞密使

攷異遼史本紀作北府宰相蕭普古

爲北院樞密使列傳作蕭朴案普古合聲卽爲朴遼於一人姓名字系多前後分載今定從傳作蕭朴 封

蘭陵郡王 先是朝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

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

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

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議者濩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矯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鞞登階王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

失送宣徽院問狀翼日曾入對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曹州司戶參軍謂以家寓洛陽常爲書自責敎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畱守劉煜祈付其家戒使伺煜會眾寮時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卽以聞帝見之感惻故有是命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帝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旻依前充樞

密使太后徵時嘗寓晏家晏事之甚謹后漢德之故復
掌樞府尋改名耆 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遼主車駕
臨幸爭以土物來獻遼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

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遼主亦微行觀之

攷異徐氏後編繫南

京酺飲於九月今從遼史作十二月

丁丑遼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

四年

遼太平六年

春正月癸未遼使蕭迪里等入見遼又遣

人持酒果與迪里等帝問宰相王曾曰送酒果者三十
餘人已至鄭州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舟兵代
之轉酒果付迪里可也帝曰善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
犯罪人配隸它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畱不遣自今請無

拘停帝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庚辰遼主如鴛鴦渚

二月己酉遼以同知樞密院黃翮爲兵馬都部署引軍城混同江疏水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遼

主命俟農隙築之東京畱守耶律巴格

舊作八哥今改

奏黃翮

領兵入女真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得降者二百七十

戶遼主獎諭之

攷異遼史屬國表不載黃翮入女真徇地之役蓋闕書也翮以二月己酉受命

帥師其俘獲而歸不得其日今從本紀連書之

庚戌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

下三館校道藏從之帝因曰道書多言飛鍊金石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帝謂輔

臣曰祀日適與眞宗大忌同其施樂邪王曾曰但設而不作耳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咎人君流連荒亾者莫不由此帝曰朕於聲技未嘗畱意內外宴游皆勉彊爾 己巳遼以南京水遣使賑之庚午命党項別部場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 三月庚寅遼以大同軍節度使張儉入爲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遼主方眷倚儉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遼主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闕人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

獨掌臺務者逾年壬午始命權知開封府汝陰王臻權
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
率用貴游子弟驕情不任事請易以孤寒登第要仕宦
書攷無過者爲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
歸司三年竝從之是月準布舊作阻侵遼西北路招
討使蕭惠破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遼主及第兵部尚書院右都御史轉湖北湖南地之靈發發糧糶世宗至聖都聖宗

宋紀三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四月盡屠維
大荒落七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天聖四年

遼太平六年

夏四月安德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

曾孫也上書求僂官以酒埽陵廟因改授西京畱守推

官帝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有天下僂用伶官以及禍

可歎也王曾曰陛下日聽政事又以前代治亂爲龜鑑

天下之福也 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嘗因乾元節

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
焉用爲此辛亥令邸吏還之 丙寅遼主如永安山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
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
三覆奏全活甚眾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
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
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
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
舉駁官吏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
朝廷欽卹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

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死囚充滿狴犴久
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曰朕念生
齒之繇抵冒者眾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
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
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

戊子錄四 辛卯遼以東京統軍使蕭燧古爲契丹行
宮都部署癸卯遼命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
回鶻 閏月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
湖等九茶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辛亥復陝西永豐渠
以通解鹽 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

宋綬等講唐書帝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句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誠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寮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二卷上之 六月丁亥建劔邵武等州軍大水賑之 庚寅大雨震電京師平地水數尺辛卯避正殿減常膳 癸巳以西上閣門使曹儀洛苑副使內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營房庫務內

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還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謠言不足慮已而果然初汴水大漲眾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敕八作司決陳畱隄及城西賈陂岡地泄之於護龍河水既落命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卒復治其隄防秋七月丙午賜役卒緡錢詔官物漂失主典免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戊申御

長春殿復常膳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新醕務 遼主
獵於黑嶺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欵正等
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
費先是上對者以此爲言帝謂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
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纂紀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
費可爲絹數匹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
詔 帝謂輔臣曰比以天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
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留意經術雖
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壬申詔諸路轉運使
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先是

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谿鹽稅范仲淹言
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
其役議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
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亾少豈不可乎役旣興會大雨雪
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渟而死者百餘人眾謹言
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案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
去猶爲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
命綸兼權知秦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敗莊凡一百
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

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爲綸立生祠令儀及綸各遷官

及選案長編載張綸兼權知秦州乃五年八月辛卯綸及胡令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子朔今并書之仍別出

遼蕭惠之討甘州回鶻也徵兵諸路獨準布舊作阻

部長特喇舊作直後期立斬以徇至甘州攻圍三日不

克而還時特喇之子聚兵來襲準布部有烏拜舊作烏

者密以告惠惠未之信會西準布諸部皆叛都監尼嚕

古舊作星國舅帳太保阿卜魯舊作曷不等將兵三千

來救遇敵於哈屯舊作可城西南爲其所敗尼嚕古阿

卜魯俱死之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陳準布諸部出不意

攻遼營遼人請乘勢奮擊惠曰我軍疲散未可用也烏

拜請以夜斫諸部之營惠又不許及諸部兵還惠乃設

伏以邀擊之前鋒始交諸部散去遼主遣特里衮

舊作楊隱

改耶律洪古林牙耶律華格

舊作化哥今改

將兵討之洪古華

格之弟也遼主嘗刺臂血與洪古盟爲友禮遇尤異及

討準布有功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九月乙卯詔

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

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

奉職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

五分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

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

乎王曾曰此檢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剛太宗朝詔令
十存一二養去其絲密之文以優於民何爲不可今有
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
行帝然之 是月遼主駐遼河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

會之

攷異遼史不書是
年日會今從宋史

丙子哈斯罕

舊作曷蘇
館今改 諸部

長朝於遼未幾哈斯罕部乞建旗鼓遼主從之 淮南

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眞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
舟歲多壞而監眞州排岸潯陽陶鑑監楚州稅元城王
乙竝謂置水閘堰効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
率十餘萬乃詔發運司它可爲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

竝優遷

攷異案王安石誌王乙墓云乙言楚州可去糧

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不同未知誰是長編又言

鑑孫愷嘗爲成都府轉運副使有文字記此甚詳先是

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安邱楊安國爲國子監直講

於是并召安國父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帝令說尚

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

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欲畱爲學官光輔固辭乙

卯以光輔爲國子監丞遣還 遼蕭惠爲招討使累年

屢遭侵掠士馬疲困十一月有小校訴其三罪遼主命

案之旋降惠爲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

丁丑恤畿內饑 辛巳遼主詔北面諸部廉察州縣之

官不治者罷之又詔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立罷終
身不錄其不能廉直雖處重任亦代之清勤者雖卑位
亦當薦拔 遼自蕭哈綽

舊作合卓今改

蕭朴相繼爲樞密使

專尚吏才好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風俗日衰遼主下
詔曰朕以國家以南北二院分治契丹漢人蓋欲去貪
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等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
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貴戚各恃恩行賄以圖苟
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
竝令所在官吏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
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丁亥

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會
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

因再拜稱賀帝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五年遼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

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己未樞密副使晏殊罷殊

上疏論張者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會從幸玉清昭

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遂

出知宣州之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戊辰以夏竦爲

樞密副使是月遼主如混同江二月癸酉命呂夷

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爲提舉翰林學士宋綬樞密
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初內出劄子以先朝正史久
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之故事
幸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 丙

子詔賑京東流民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
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爲殿後彌封
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乙丑賜進士王堯
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人
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
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夏四月癸酉試

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遼杜防蕭蘊等來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爲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詔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固爭不可乃止 乙未遼主獵於黑嶺 帝嘗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天橫者眾張知白對曰古方書雖存率多

外繆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乃命醫官院校定醫書
至是詔國子監摹印頒行并詔翰林學士宋綬撰病源
序 五月庚子朔詔試臣子孫習文藝者聽奏文資

丙午閱諸班騎射 辛亥錄繫囚 癸亥楚王元佐薨

追封齊王謚恭憲後改封潞王 是月遼主清暑永安

山西南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
循遼河北求產金銀之所由是興冶采鍊人賴其利

六月甲戌以京畿旱禱雨於玉清昭應宮開寶寺 丙

子詔決畿內繫囚 丁丑雨 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

者先是太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

之宰臣張知白因言案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帝納其言

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遼禁諸屯田不得擅貨官粟 癸巳遼復使蕭惠

討準布 秋七月己亥朔賑秦州水災 遼主諭中外

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乙巳遼詔輦路所經旁三十步內不得耕種者

不在所訟之限 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

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詔察京東被災縣吏不職

者以聞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畱參

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禁中以翡翠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爲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采玃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八月壬申修古出知歙州致異修古以臺官出興州必坐論諫不合本傳亦甚略今從長編入數事九

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 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陝西轉運司言

同華等州旱魃蝻蟲食苗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
編修官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
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稟秋成絕望
此皆大異也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撻寒時變固宜改
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近
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
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
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
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眾
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

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事不
虛管兩漢日蝕水旱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
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
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宐推心責成以極
其效謂之不然則夏選賢者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
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
分職受事而宰相方攷資進吏無所建白循依違之迹
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
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陛下詔引咎損太
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議切時病罷

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誠動乎上
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絳濟之子也 遼主駐遼
河冬十月丁卯朔詔諸帳院庶孽竝從其母論貴賤遼
主畱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樞密
使蕭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時議多取決之
辛未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知禮院王皞上所撰禮
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
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皞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
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皞
曾弟也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曆史官吳兢於實錄

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太宗眞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閒事迹不
入正史者別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甲午同皇太
后幸御書院觀太宗眞宗御書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
愈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 丙申滑
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休帝與太后特御承明殿召輔
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
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條勞效以聞作靈順廟於新
隄之側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
近天臺山麓故也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九載乃復塞

修河部署彭睿權三司使河南范雍知滑州寇瑛竝加秩凡督役者第遷官民經率配免秋稅十之三 乙未

遼皇姪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鳴

舊作查葛今改

保寧軍

節度使長沙郡王色嘉努

舊作謝家奴今改

廣德軍節度使樂

安郡王遂格

舊作遂哥今改

奏言各將之官乞選件讀書史遼

主從之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

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勅記里鼓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

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乙巳受

饗太廟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帝謂輔臣曰百官

三日受誓禮當然邪王曾等曰宮廟告饗皆緣郊祀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事止當一受誓爾今循先朝舊制請俟它日釐正之

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大禮使王曾言皇帝執玉被袞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爲勞請節宮架之奏帝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癸丑祀天地於園丘賀皇太后於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 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官者毋赦 左正言孔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遼猶未還遼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主客者邀道輔還坐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

不之禁北朝之過也

攷異長編載孔道輔還言於宋帝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其勢甚蹙

李遵史是時遼未嘗見敗於黑水今不取

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爲丁謂

將復還殿中侍御史臨河陳琬上疏曰丁謂因緣儉佞竊據公台今禮柴展禮必潛輸賈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主藩率無牽復請更不原赦帝然之

六年

遼太平八年

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

詔自今南郊軍賞有闕其三司官吏竝劾罪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它軍一軍太諫捧守佐堂下劫之約于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

勇營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
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
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
卒畱不予 戊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
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使仍令轉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
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爲煩擾無益於事故也 庚申党
項侵邊界邊帥擊破之 甲子遼詔州縣長吏勸農是
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辛未同知禮院王俾言諱者
行之表也近日臣寮薨卒雖官品合該擬諱其子弟自
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諱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諱竊

以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痺惡身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爲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寮薨謝不必俟本家請謚竝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矣從之 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慎名器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遼師侵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旣登

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眾嘆其誠孝 戊子遼燕京畱守蕭孝穆請於拒

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以巡察遼主從之 三月丙申

朔日有會之

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會今從宋史

戊申太后幸劉美第

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往

攷異

宋祁作劉隨墓誌銘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今從長編

壬子以張士遜為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既卒帝謀代之者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帝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

懿之德請先川之太后嘉其能讓 癸丑以姜遵爲樞
密副使遵長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眾時人
號爲薑擦子太后遣內侍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太后
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甄毀躬自督治旣成乃得召用
己未以范雍爲樞密副使班姜遵上 是月遼主駐
長春河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
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
事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丁丑貸河北流民復業
者種食復是年租賦 癸未命龍圖閣待制燕肅直史
館康孝基同議調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

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所須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受命建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庚寅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囚死罪流以下釋之罷諸土木工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時命僧道禱禳於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於閒何以示中外右司諫劉隨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

望擇賢者用庸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應祖宗意
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太子少保致仕晁
迥雖老而有器識空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月乙未朔
交趾寇邊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谿峒丁壯捕之時文
思使焦守節知邕州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李公蘊拜
章謝罪 遼主清暑永安山 庚戌詔溫鼎廣等州歲
貢柑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遺近臣始王曾言於帝請斷
貢餘帝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亟命罷之 樞密副使
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倍其直守
亮恃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帝曰朕不知守

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六月丙寅罷戎瀘諸

州穀稅錢周虢州防禦使柴貴世宗弟也其孫肅自

陳求官帝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告
身驗之信然帝曰世宗開拓土宇爲吾國家也後裔其

可忘哉命爲三班奉職秋七月遼以南院大王耶律

迪里

舊作敵烈今改

爲上京畱守戊戌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乙未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爲河北轉運副
使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
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
北疆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

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滅而疆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
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律以絹直代
之律坐髡欽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
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
至是是以繇文罔之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淺文而用正
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欽此所
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王子江寧府揚眞潤州
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卹 八月乙丑詔免
河北水災州軍秋稅初帝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
視水災如聞有龍堰於海口放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

祭王曾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
恐非龍可堰空寬民賦以荅天災故有是詔 甲戌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綸知秦州綸天禧末爲發
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秦楚三州鹽
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
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
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淮逾六年爲民興利除害
甚眾性喜施與漕率多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
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
能自存者 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 戊寅翰林學士

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劉筠知廬州筠三入翰林意望兩
府及爲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服清涼散
必愈蓋兩府乃得用清涼繖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土
遂築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帝爲飛白書曰眞宗
聖文祕奉之閣及再至卽營冢墓作棺自爲銘刻之後
二歲竟卒於書閣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
時號楊劉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
陽翟同姓富人奉求恩澤清議頗少之 丙戌錄唐張
九齡後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荅來獻
帝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宜旌其後卽授國子四門助

教 九月己亥詔京朝官任內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
任 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丙午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陳從易爲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
竝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從易獨自守不
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天禧初大雅
提點淮南刑獄案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舟覆冠服盡喪
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王欽若亦
不喜之時議欲矯文弊故竝進用大雅初名侃避眞宗
舊諱改焉 壬子遼主如中京北德呼勒舊作北敵部
烈今改

節度使耶律延壽請視諸部賜旗鼓從之 是月準布

諸部長多降於遼 冬十月甲申除福州民逋官莊錢
十二萬八千緡初王氏據福州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
莊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
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復厚利遣屯田員外
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
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民不可詔復
爲貧弱者寬期至是知州章頰復以爲言詔悉除之
遼魏王耶律色軫舊作斜軫今改之孫婦指斥乘輿其夫爲之
容隱事覺連坐并籍其家 遼主諭燕城將士若有敵
至總管備城之東南統軍使守西北馬步軍備野戰統

軍副使繕壁壘課士卒各練其事 十一月丙申遼太

子宗眞納妃蕭氏駙馬都尉克迪舊作區敵今改之女也 遼

以耶律求翰爲北院大王 癸卯翰林學士宋綬等上

所撰天聖鹵簿記十卷初南郊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

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使綬集官撰記帝歎其詳備

十二月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

贍其家逋臨終賦詩有茂陵它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

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帝嗟惜之初逋嘗客臨江李諮

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爲

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葬之 遼主詔兩國舅及南北

王府乃國之貴族賤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歲遼放進

士張宥等五十七人

七年

遼太平九年

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侍中判

鄧州初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其然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

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救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洸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洸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案之遂罷利用樞密而窮治洸罪洸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丙辰貶利用爲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是月遼主至自中京 二月庚申朔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宗道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宗道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爲小謹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攷異王子融作王曾言行錄及百一篇毀短宗道殊甚然

它書莫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
子融所云或出私意今不取

甲子詔文臣歷遷任

有材勇武臣之子有節義者與換官三路任使 丙寅

張士遜罷士遜以曹利用薦得宰相利用長樞密憑寵
自恣士遜居其閒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爲和鼓
及曹汭獄起羅崇勳因譖利用帝以問執政眾願望未
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
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以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始王曾
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爽

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者上爾者一赤腳
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
宰相夷簡 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
密副使奎入謝帝諭奎曰先帝常以卿爲可任今用卿
先帝意也 癸酉貶曹利用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
安置利用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命內侍楊懷敏護送
諸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
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冒前以語逼之利用素
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

攷此利用之死據長編在利
聞二月辛卯今并見於此利

用性悍稷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恩緣以進者

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盡有守始終不爲柔屈死非其
罪人多冤之 乙酉以河水災委轉運使察官吏不任
職者易之 癸巳募民入粟以賑河北水災 閏月戊
申禁京城搨造寺觀時都人厭土木之勞及詔下咸喜
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
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稍
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
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
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
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

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於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夏竦既執政建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帝從之夏采度前議而降是詔 癸酉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爲之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爲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爲進者並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

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帝讀曆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從其議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三月乙丑詔吏受賕自今毋用蔭時三司吏毋士安坐受賕法應徒而用祖蔭以贖論特決杖勒停而降是詔辛巳詔以遼饑民流過界河令所過給米分送唐鄧

等州以閒田處之 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時羣牧判官夏縣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

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閣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吏拜曰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會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會而彊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眾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

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
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案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
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
令商人轉賈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
重禁壅闕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濮人全義七
世孫也 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
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
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
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
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

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辛卯南平王李公蘊卒

攷異公蘊之卒長編繫於天聖六年六月今從宋史仁宗紀

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

爲交趾郡王 五月乙未詔禮部貢舉 庚午上封者

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邊事武略安可留意
欲望自今選有武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於
河北河東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
充知州得替日具本處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奏聞或
朝廷要人驅使詢之於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
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
爲州郡之防或爲偏裨之將不乏人矣樞密院請令武

臣開門祇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分件言事 遼主清

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

及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依朔致補入

遼以長

沙郡王色嘉努爲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爲匡

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噶爲保定軍節度使進封潞

王 壬辰置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案

巡位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卽用之仍詔磨勘及一

年者遷一官議者以爲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

南止一轉運使不能周知民事故也 丁未大雷雨玉

清昭應宮災宮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

翼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

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
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
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
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
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
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
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
賞罰弗中之所召也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肆赦天
下以爲禳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
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

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見焉乘夏之
氣發泄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
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
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
庶幾可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
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咸謂章聖皇帝勤儉十餘
年天下富庶及作斯宮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
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
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
爲國今爲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

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
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舜欽時年二十一易
簡之孫耆之子也 甲寅王曾罷始太后受冊將御天
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僂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累表待罪乃出知青州 以玉清昭應宮災
知宮李知損編管陳州御史臺鞠火起得知損嘗與其
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
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

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宐罷之勿治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官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旣眾帝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秋七月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

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并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
從呂夷簡張耒夏竦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